

蓝色波涛里的

帝国梦寻

李鸿章与北洋水师

大國海關
人物志

桂国强 主编
任丽青 策划
徐畅 编撰



文匯出版社

大國海國
人物志

蓝色波涛里的 帝国梦寻

李鸿章与北洋水师

桂国强 主编 任丽青 策划

徐畅 编撰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色波涛里的帝国梦寻:李鸿章与北洋水师/徐畅

编撰. — 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15.2

(大国海图/桂国强主编.人物志)

ISBN 978-7-5496-1392-2

I. ① 蓝… II. ① 徐… III. ① 李鸿章(1823~1901)
— 传记 IV. 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1753号

主 编 / 桂国强

执行主编 / 张 衍

策 划 / 任丽青

◎大国海图·人物志◎

蓝色波涛里的帝国梦寻

——李鸿章与北洋水师

编 撰 / 徐 畅

责任编辑 / 张 衍

装帧设计 / 王 翔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100千

印 张 / 6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1392-2

定 价 / 17.00元



序

桂国强

相当一段时间以来，关于中国“内陆国”或“海洋国”的属性，很多人在认识上一直存有误区。他们认为：从鸭绿江口延伸至北仑河口，自北而南，中国有着 20 000 多公里长的陆上国界线，分别与朝鲜、俄罗斯、蒙古……缅甸、老挝、越南等 14 个陆上国家比邻而居，并且，包括“丝绸之路”在内的经济、贸易等诸多重要活动，中国也都是在陆上进行和完成的——据此，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内陆国。

事实上，中国除了拥有 20 000 多公里长的陆上国界线外，还有 18 000 多公里长的海岸线，与韩国、日本、菲律宾等 6 个海上邻国隔海相望；中国的对外贸易、国民的赴外旅游，许多也都是通过海上航线走向世界各地的……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分明又是一个海洋国。如是，人们在“内陆国”还是“海洋国”属性上之所以存有误区，问题或许在于，中国虽然是一个海洋国家，但从历史层面来说始终不是一个海洋强国，以致中国人的“海洋意识”也一直相对淡漠。



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，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出版单位，我们觉得，有必要让读者更加全面、更加深入地了解有关中国这样一个“海洋国家”的历史，以不断唤起并增强国民的“海洋意识”，积极争取本该属于我们的“海洋权益”，努力使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强国，将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“海洋丝绸之路”尽早成为现实……于是，我们便策划出版这套《大国海图·人物志》丛书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自古至今，不少富有探险精神的有识之士，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，早就将眼光瞄准那宽广的海洋了。他们搏浪远航，力克艰险，或传法，或旅行；或从事贸易，或抗击外侮……为中国人的海洋实践活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此刻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大国海图·人物志》，就是对这些先贤曾经的海上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。

为了使丛书更具可读性，作者在力求尊重历史的前提下，积极尝试以文学的笔法来描述，从而使这套丛书兼具“史料性”和“文学性”双重价值。作者的努力是否能得到读者的认可？我们将以忐忑的心情来等待读者朋友的评判。

是为序。

2014年12月8日于海上。

（序作者为文汇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、编审，本丛书主编）

目录

序 桂国强 / 1

壹 海洋的力量

1. 英国火轮船里的淮军 / 1
2. 参观洋人舰队 / 9
3. 在大上海立威 / 16
4. 戈登的预言 / 23

贰 建设海军工厂

1. 江南制造局 / 34
2. 海军梦的破灭 / 40
3. 出国培养海军人才 / 48
4. 轮船招商局 / 52

叁 朝廷内的海陆之争

1. 舌战日本来使 / 64
2. 在台湾猖獗的日本兵 / 75
3. 洋务派 VS 保守派 / 82
4. 买船的风波 / 90



5. 归来的海军英才 / 102

肆 打造现代化海上军团

1. 陆地战引发的海战 / 109
2. 北洋水师成军 / 140
3. 逼走洋教员 / 149
4. 恫吓日本长崎 / 156

伍 破灭的海上帝国梦

1. 日本进犯朝鲜 / 161
2. 争抢“吉野”号 / 168
3. 北洋水师惨败 / 171
4. 善后专家 / 180

主要参考文献 / 191



壹

海洋的力量

1. 英国火轮船里的淮军

暮色困顿，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，静谧的江面上，浸淫着霜白的月亮，宛若斑驳的碎银在浪头翻滚。水浪默默奔走着，仿佛讲述着几千年冗长的心事。“咿呀”的“欸乃”声在夜色里渐行渐远，渔船停歇在港边，咸涩的鱼腥味从船舱里吹出来，是鲫鱼、是江水、是晚风的味道。南京城内灯火通明，城墙上放哨的太平军严阵以待，江面上波光的一丝颤抖都会引起极大的怀疑。

一阵轰隆的汽笛声从幽远的黑暗中传来，模糊的西边，七艘英国轮船列成一排行驶过来，深蓝色的船身在江面上劈开迎头的水浪，船上挂着“日不落”帝国的“米”字国旗。城墙上的太



蓝色波涛里的
帝国梦寻

【李鸿章】

平军骚动了，但是“天王”已经吩咐过，不能拦截英国过往的商船。守军们眼睁睁地看着船队理所当然地穿行在眼皮底下。但可怕的是，他们并不知道船队运载的是什么。船队驶进入海口的目的是什么。

此刻，英国船队闷热的船舱里，正蛰伏着上万名士兵，他们各个屏气凝神，面容峻肃，仿佛船队不是穿行在水面上，而是搁浅在数以万吨的黑火药里，导火索已经点燃，他们没有生还的余地。

一名士兵因闷热而昏死过去，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不安，将士们躁动起来，为以后的前程担忧，痛恨不应该离开老家安徽去上海。人群中间有一位中年人，身材伟岸，足有1米83，他坐在藤椅上微闭着双眼，鼻息凝重，他就是李鸿章。他在思索着什么，一种陌生的力量正强有力地撼动着他，他是在陆地上出生长大的，既没有渔夫那样对江河湖泊的感情，也没有远洋人对大海的深情，但是在江上漂泊的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。他意识到水路也是作战的重要渠道，而且水路和陆路完全是不同的防御、攻守系统。充分利用水路要道，不仅有助于战略决策，更可以防守兼备。难怪《水浒传》里梁山好汉光靠环绕的水泊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宋江一伙把水泊当作重要的战场，不仅取得地理上的优势，

更在战略上占有绝对的控制权。他们离开水泊梁山后打的几场仗当中，大多死伤惨重。看来，江河湖泊真的能给军事家带来不同的战术、不同的战略思想。广而言之，大海不就是更大的湖泊吗？整片海水环绕大清国大部分疆土，就像鸡蛋壳包裹着鸡蛋，如果壳不够坚硬，一碰就破，纵使里面的蛋白、蛋黄再坚硬，一口也就被吞下了。

再想想这艘大船吧，在江上就可以这么大了，要是大海上的大船得多么庞大？海上的舰船得装下多少士兵，不光是这些长矛大刀了，就算一排排大炮、洋枪也是可以装进去的。这样一想，那就不得了了，整个军队都可以一股脑儿地塞进大船里。这可就是在海上移动的军队了。想到这里，李鸿章为之一振，但是这也不过是一些意识流想法，实践起来难度就大了，虽然现在大清国也有海军，但是实力还没有提上来。在摇摇晃晃的船舱里，他陷入沉思。一幅壮丽、辽阔的蓝图在他心里慢慢铺展开。

为了方便立体地了解李鸿章，我们还是看看这位学习优等生在攻读学业期间的简历吧。

李鸿章身高1米83，生于安徽合肥县名士家庭，排行老二。青年时代的李鸿章学习优异、人高马大、面容俊朗、文笔了得，再加上父亲已中进士入刑部主事，此时的李鸿章是地地道道、名



副其实的“高富帅”。

学业畅通的李鸿章并没有摆脱同父亲一样“复读”的命运，恩科会试中，他没有通过，而本科会试同考官正是曾国藩。历史巧合的地方总会让人咂舌，李鸿章虽没有考中，但是诗文却得到曾国藩的大大赏识，再依靠父亲与曾国藩会试同年的关系，顺利拜在曾国藩门下。此时曾国藩已在翰林院上班，职位是侍讲学士。曾国藩对李鸿章颇为赏识，称他“其才可大用”，还把李鸿章与郭嵩焘、陈鼐、帅远铎并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丁未四君子虽不如江南四大才子风流潇洒，但日后都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郭嵩焘成为清朝政府派驻国外的第一公使，陈鼐成为李鸿章重要幕僚，只有帅远铎作为湘军将领，为太平军所杀。

“复读”两年后，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地高中第二甲第十三名进士，殿试成绩：三十六名，进翰林院当了庶吉士。庶吉士是翰林院内短期的职位。上任者先在翰林院内学习，之后再授各种官职，基本上是翰林院的见习生。三年后庶吉士毕业通过甄别考试，授为翰林院编修，相当于现在中国博士后的学历。

李鸿章研读诗书、苦研八股，终于通过重重考试，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幸运儿。从秀才到翰林院编修，在当时许多读书人要走半辈子的路，李鸿章只用了十年就走完了。但李鸿章绝不是一个

文弱书生，更不是老学究，那一套当敲门砖使唤的“八股”学问还能在他日后的仕途上起多大作用？要是他一味地撰写文章、编著大厚本子，那么日后我们也只能在历史书某页小小罅隙里读到李鸿章的名字。

他的过人之处、处事之道就在于此，在通过各种考试，进入大清朝的“文学院”之后，他频繁与老师曾国藩交往、与会试主考业师潘世恩、副考杜受田、朱凤标、福济等诸人联络，打开了关系网络，巩固了自己的人脉。李鸿章很早就认识到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，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。这个时候的李鸿章，也抛开了“八股”学问，更多接触政治、刑名、理财、治水等方面的知识。

1851年末，金田起义爆发，太平天国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太平军势如破竹，攻陷了武昌、九江、金陵，短短几年工夫占领了半个中国。李鸿章上奏朝廷回安徽办军务。李鸿章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一是他年轻气盛，受够了翰林院枯燥的读书生活，想在战场上和刀枪血肉中玩爽一把，二也是他对时局的分析。在这一乱世里，带兵打仗做威震四方的统帅，要比在翰林院里把冷板凳坐穿的学究们有前途得多，也更务实得多。这一务实的观念贯穿了李鸿章的一生，使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。当别人在



高谈阔论相互争辩的时候，他就会低调地把事情办起来，等你们吵完了，我也把事情干得像模像样了。李鸿章这样踏实肯干完全是出于对自己仕途的考虑，学而优则仕、入仕求宦达的思想早已灌注到他的骨髓里。

回到安徽以后，李鸿章才失望地发现，安徽是个烂摊子。与太平军正面对抗时，李鸿章屡战屡败，太平军已经向李鸿章的老家庐州杀来。李鸿章早已上了太平军的黑名单，他只好孤身逃命，祖宅被太平军焚烧殆尽。

落荒而逃的李鸿章在安徽再也找不到安生落脚的地方，正在惆怅、徘徊之际，他这才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。

躲在火轮船底船舱里的李鸿章，此时已经 39 岁了，人已中年，但是一事无成，虽然拿到了翰林院编修，相当于中国博士后的学历，但是为官、功名方面还毫无建树，只在曾国藩的帐下当幕僚长，做一些策划、起草奏折的工作。现在李鸿章带着自己的一万淮军奔赴上海想要解开“上海之围”。这狂风骤雨般的转变还得追溯到 1861 年一个冬天的早晨。

一夜新雪后的清晨，冷峻肃杀，天空高远而混沌，李鸿章仰天吸一阵沁凉的空气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抖抖身上的御寒大衣，带着满身寒气快步走进曾国藩的大帐。将士们吃完了早饭，曾国

藩端坐在大帐中央，将领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话。看来早餐会早已开始了。李鸿章向老师曾国藩鞠了躬，坐在靠近帐门的椅子上。

“看来，上海已成孤岛之势了，没有人肯去上海一趟吗？钱鼎铭可是冒着生死跑来搬救兵的，上海出事，我曾某怎能坐视不管？”曾国藩声音洪亮，将士们有的点头、有的摇头，但没有敢应答的。

“我也明白大伙的心思，太平军现在不过在苟延残喘，破南京指日可待，我完全能理解，谁都想第一个打开南京的大门，抢头功。但是上海之围不能不解！若是我曾某人帐下无人，倒不如我亲自挂帅。”底下纷纷劝说起来，但是依然无人愿意应下此事。

正在此时，营帐内昏暗了些许，有将士瞅瞅烧红的火炭，火势依然旺盛，但光线怎么暗淡了呢？将士们转头望向帐外，原来有人正躬身站起来，挡住了外面的光亮，等众人安静下来，李鸿章挪开椅子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

“像我这样的行不行？”

这商量式的语气里分明透露着李鸿章的镇定与决心。

李鸿章说这样的话当然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就在前一天夜里，前来搬救兵的钱鼎铭找到“世兄”李鸿章（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钱鼎铭的父亲是同年进士），极力劝说他前往上海，李鸿章对



他所描绘的财富如山、华洋混杂的上海兴趣盎然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这也许是他真正能独当一面、摆脱寄人篱下境遇的最好机会，况且，他要是留在曾国藩处，纵使打破天京，立下首功，李鸿章自己又能分得几片肥肉呢？而上海正好是自己施展才华、建立功名的地方。看来，他出人头地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。

“好，鸿章可以担当此重任。”曾国藩欣喜地拍手道，“我帐下果然不乏奇人。众将士有人反对吗？”

底下一片摇头，“鸿章去，自然极好了。”李鸿章的死对头彭玉麟说。

李鸿章告别恩师返回故乡，招募士兵，与上次回安徽不同，这次李鸿章已经在故乡建立了一定的威望，人际网络也四通八达，他很快便招募了近万人，分为13个营。这就是后来名震四海的淮军。

领导有了，军队有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披甲冲去上海打仗了呢？要有那么容易，钱鼎铭也不用冒死越过太平军的重重封锁来搬救兵了。上海东边临海，周围有太平军重重布防。怎样才能将淮军运送到上海呢？走四百公里的陆路显然不切实际，水路也存在危险。南京是太平天国的天京，这里防守严备，长江流域是咽喉要道，更是死守堵截的所在。要把淮军从江上运过去，除非有

“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”的妙计。

紧要关头，上海的官绅们想出了办法，他们筹集 18 万两白银，雇佣了 7 艘英国火轮船，去接李鸿章的淮军。李鸿章以巡抚的身份，带兵潜入上海。

李鸿章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力量。就这样，他带着一万淮军经过布兵重重的天京（今南京）进入了上海。

2. 参观洋人舰队

来到上海，李鸿章成天蜗居在城隍庙附近的安徽会馆，一日，他心血来潮地去参观上海码头。时至晌午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海面，海浪拍打着，反射回来的光亮，像点起的无数星火。等待起航的渔船排列整齐、在水中轻轻摇摆，凝固的盐碱在他们棕黑皮肤上沉积出厚厚的老茧。好奇的孩子们一头扎进水里，抠下附着在船底的海星。巴掌大小的海星在岸边可换到两枚铜钱。不远处四艘风帆军舰靠岸停泊，午休时分，上千名码头的工人蹲坐在军舰的阴影下就着咸菜啃馒头。李鸿章从未见过这般庞然大物，军舰上各自配备着十二门火炮，全都对准了大陆，船头英国、法国的旗帜高傲地飘扬着。



“这个哪家的舰船？”李鸿章问身边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。

“巡抚大人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条约都签了。”吴煦唯唯诺诺地说。李鸿章当然知道，条约指的是大清国的钦差大臣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的《北京条约》。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35年之后，他会亲自前往日本，签下败坏一生名誉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“看来英法的洋玩意儿果真有一套。改天，我要登上舰船观摩。”

“巡抚大人，只怕……”杨坊抢先说。

“有什么话直说，何必吞吐。”李鸿章道。

“卑职们只是考虑到您的安危，怕暴露了您的身份。”杨坊说。

“不怕，不怕，我自有办法。”李鸿章拂袖而去。

回到会馆，他叫来身边的随从，指着随从全身上下的行头。

“给我取来一件，要一模一样的。”李鸿章说。随从纳闷老爷怎么稀罕起他们的破汗衫了，但又不敢吱声，只好取来一件最大号的呈给李鸿章，李鸿章脱下官府、官帽，换上随从的衣服神气地前后走动了几步。他走到随从面前，拔出他的官刀系在腰间，比画半晌才安下心来。

翌日，道台吴煦、杨坊早已来到安徽会馆等候李鸿章，李鸿章穿着随从的衣服出门来见。吴煦、杨坊见一随从往跟前大步走